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陆小鹿

有些惊喜是猝然降临的——
初冬的某天,我外出办事,路过上海汾阳路、岳阳路、东平路交汇处的一个三角花园中心,远远看到一座高高的铜像,那是谁?一时好奇心起,走过去,呀,原来是普希金纪念碑——原来你就在这里!
早就听文学课的老师说过,1937年,普希金去世100周年,当时的俄国侨民及上海文化人士共同集资修建了普希金纪念碑,这是中国国土上第一座为外国作家修建的纪念碑。

普希金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他一生没有来过中国,但和中国的渊源很深。1903年,第一部被翻译成汉语引进中国的俄国小说就是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普希金是多面手,他写小说,写戏剧,也写诗歌。中国孩子最熟悉的还是他的诗歌。

读中学时,我们都被老师要求背诵过他的名篇《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直至今今天,我仍能背出这首诗的上半部分。还记得当年写作文,常引用这首诗来激励自己。

我家里有一本戈宝权翻译的《普希金诗集》,里面收录了普希金的若干抒情诗和童话故事诗,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一首抒情短诗《致凯恩》,这首诗可以称得上是俄罗斯诗史上最伟大的情歌。

1825年,普希金因向往自由反对沙皇被流放在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依洛夫斯克村幽禁。有一天,他去附近三山村里的奥西波娃家做客时,惊喜地遇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多年以前,在圣彼得堡的一次聚会上,他就迷恋过这张面孔,只不过当时她已罗敷有夫,他只好无奈地止步于礼节。这个女子,便是凯恩。彼时,她正客居在三山村的姑姑家。

二度相逢,是命运冥冥间的安排吗?普希金一颗心狂喜地跳跃。虽知凯恩早已出嫁,普希金还是盛情邀请她去他的庄园游玩,两个人一起在庄园附近的森林里散步,度过了一段愉悦的日子。凯恩离别三山村那天,普希金送给她一本他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书中,他来了一首亲手写的诗,作为离别的赠物:“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在那绝望的忧愁的苦恼中/在那喧嚣的虚荣的困扰中/我的耳边长久地响着你温柔的声音/我还在睡梦中见到你亲爱的面影……”这首诗便是《致凯恩》。诗歌采用了复查写法,连续的重复营造出一咏三叹的音韵效果,写出了诗人对美好瞬间的不断回忆和反复品味。整首诗并未刻画凯恩的外貌,但读完此诗,谁不觉得凯恩就是绝世之美的化身?诗感染力在于渲染出迷人的意境之美。

《致凯恩》后来成为普希金的代表作之一。1839年,俄国作曲家格林卡将这首诗谱成曲,歌名改为《I Remember the Wonderful Moment》(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成为俄罗斯家喻户晓的民歌。

I Remember the Wonderful Moment,是《致凯恩》诗歌里的第一句。从时间长度来说,一瞬是稍纵即逝的,然而记忆可以将它定格成永恒。人间情感,除了亲情、爱情、友情之外,我始终觉得还存有第四种情感,那就是“友达以上,恋人未满”,像普希金对凯恩这样。

格林卡被誉为“俄罗斯音乐教父”,他与普希金是惺惺相惜的艺术挚友。格林卡常以普希金的诗歌为灵感来源,创作了一首又一首动听的乐曲,也因此,他被人称为“音乐里的普希金”。

静谧的夜里,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聆听这首浪漫曲,轻柔舒缓的乐音很快将人带入飘渺的远方,我的眼前仿佛幻出了两个背影,正依偎着在林中缓缓地散步。和诗歌中的复查一样,浪漫曲调里也出现一咏三叹的来回往复,将真挚而委婉的情感一步一步递进到高潮,让人不禁感叹有情有爱人间是多么值得。

如今,普希金和凯恩当年散步的道路,已变为著名景点,人们给这条路起名为:凯恩小道。来自世界各地喜欢《致凯恩》的游客都会慕名去这条路上走一走,想象一个名叫凯恩的姑娘。可见,一首好的诗歌,不但会让它的作者不朽,也会让被他描写的人不朽。

417

看了一出《时光恋旅人》,一部穿越情感剧。我是比较偏好时光穿梭题材的。

由这部电影,很容易联想到前两年的《时空旅行者的妻子》。二者的共同点是:主角(都是男主角)拥有“回到过去”的异能,却无关乎时代,无关乎世界,无关乎大事件,而只关乎个人,只关乎生活,只关乎情感。穿越题材向来与“宏大叙事”不可分,而这两出电影,却是让穿越题材成为一种“日常叙事”了。这大约代表了穿越故事的一个新趋势,或一个新分支——而中国的穿越故事似仍停留在“宏大叙

事”的阶段。

在故事里,穿越能力只是一种桥段,一种道具,它促使主角——也促使作为观众的我们——审视生活的本质与爱的真谛。穿越不能真正改变世界,甚至也不能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

简单说,电影要表达的主题大致是:幸福就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之中,幸福就是那些小幸福!在本质上,每天、每时、每刻,就等于是我们在穿越状态中的时光,都是值得异常珍重的。这种调调,其实是我们东方人非常熟悉的,所谓“日日是好日”“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在日剧里尤为常见,只是西方人

尚觉新鲜罢了。

418

周有光给《文汇报书周报》题词:“人是追求知识的动物。”这不算是多么高明的认识,不过确是正确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当然有其道理,但并非无懈可击。社会生物学家已发现,动物,尤其是灵长目动物,已存在权力的争夺,可算有了政治的萌芽。这样的话,政治未必就是人类专有的了。

但知识则是人类专有的。柏斯卡说: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信然!

“女同学率多畏而避之”

□钱之俊

杨季康的出现,扰乱了埋头读书的钱锺书的心绪。

钱锺书在清华文学院虽善言辞,却羞于和女生打交道,“道貌岸然”,所以女生也“敬而远之”。就如他自己后来在《围城》中形容脸皮薄的男性一样,脸红的程度可以检验他和女生的距离远近。但私下里和男同学在一起,他喜欢评点校园一切人物,毫无顾忌,其中就有清华女同学。好友许振德是听众之一:

中书性极健谈,而赅于颜,春秋佳日,课余之暇,相与信步园中,宇宙之大,蚊蝇之微,几乎无所不谈,谈必快意。其谈论对象,初不限于课业,母校园内人物,上起校长,下至工友,无一而不成作为评论资料。即本级女同学,无论其环肥燕瘦,北地胭脂或江南佳丽,中书俱依据李笠翁一家言审美之标准,予以定评。上课时,……中书自知其弱点之所在也,居恒与女同学保持距离,一律敬而远之。复以其道貌岸然,不轻言笑,女同学率多畏而避之。(许振德《忆钱锺书》)

象牙塔里,男生喜欢欣赏、评点女生,也是常情。比钱锺书晚一年进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季羡林,读书时就喜欢看女生大腿:“过午看同志成中学赛足球和女子篮球。所谓看女子篮球者实在就是去看大腿。说真的,不然的话,谁还去看呢?”(季羡林1932年12月1日日记)“看清华对附中女子篮球赛。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其实不是去看篮(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季羡林1932年12月21日日记)

钱锺书也只是嘴上说说,对追女生显然毫无经验,可能连去“看篮球赛”的胆子都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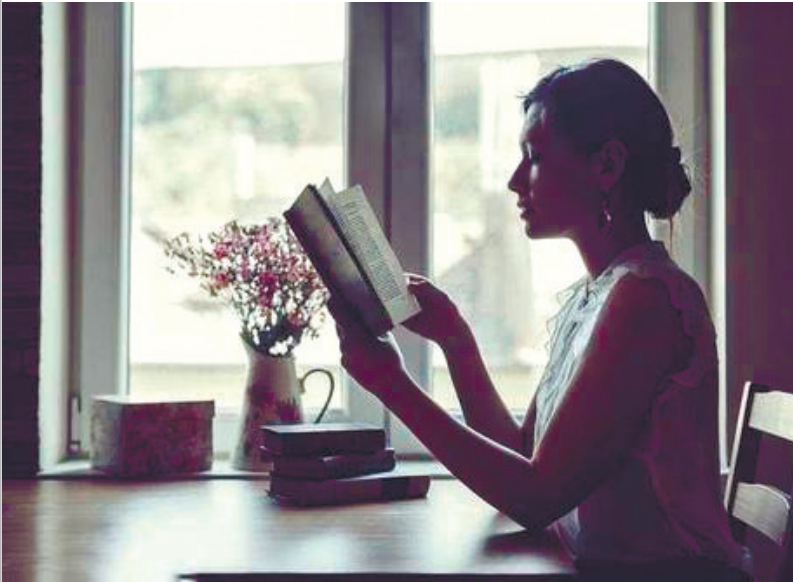
附带一说,在清华时,赵萝蕤的追求者很多,传说钱锺书也曾追过她,《围城》中唐晓芙原型就是她,不过晚年赵本人否认了此事。陆灏采访晚年赵萝蕤:“有人说钱锺书年轻时追过您,有这事吗?”她说:“他们都这样说,其实没影的事。”(爱默《鱼雁抉微》)

其实赵萝蕤本科不在清华读的。她的父亲赵紫宸那时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萝蕤是她的掌上明珠,有说他让女儿直接跳过高中,初中毕业直接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后又转入英文系。1932年燕京毕业,她随即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赵萝蕤是燕大校花,追者无数,最后她看上了长衫诗人陈梦家。钱穆《师友杂忆》:“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那时她选陈梦家,主要看的是颜值。

扬之水曾问及赵萝蕤当年情事。赵说,那时她的外号叫林黛玉,有许多追求者,自己却追不了陈梦家。“为什么?是不是喜欢他的诗?”“不不不,我最讨厌他的诗。”“那为了什么呢?”“因为他长得漂亮。”(扬之水《〈读书〉十年(二)》)

陈梦家那时虽只是燕京的研究生,家境贫寒,但人长得帅,诗名在外。即使钱锺书真追求赵萝蕤,赵确是不会选择这个“书呆子”的。赵和钱只清华同学一年。她比杨季康还要小一岁,在清华第一年,杨季康刚好离校。钱锺书也断不会做“脚踏两只船”的事情,那时他已遇到杨季康,而赵萝蕤已把绣球扔给了陈梦家。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七四



新书快递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刘擎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本书为刘擎教授自2003年到2019年撰写的西方知识界年度回顾,致力于从“内部视角”去观察西方,并为当今中国的公共讨论提供相关背景和线索。作者围绕重要的思想争端、事件和书籍,从政治发展趋势、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等方面,呈现西方世界在20世纪前20年的思想图景。同时,书中还收录作者重要的演讲和访谈,从总体上评估全球秩序的困境与未来、西方社会的现状和主流趋势,探讨世界主义与身份政治之间的关系。

看电影,学历史

蒋竹山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致力新文化史、全球史研究的学者蒋竹山,以电影为引子,展开二十三堂生动的历史课。时而抽绎历史片段,探究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感官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时而延伸触角,聚焦全球史、战争史、性别、环境、大众史等前沿热点。透过五光十色的影像本事,探索电影里没说过的历史,教你像历史学家一样阅读、理解、思辨。



罗马:永恒之城

[澳]罗伯特·休斯著 朱天宁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给我们带来了一部纵横延伸、广泛深刻的私人罗马史——作为一座城市、一个帝国,也作为西方艺术与文化的起源。休斯追溯2000多年的历史,通过艺术品以及翔实的历史细节,描绘了罗马的建立与发展,从罗马城的建立、罗马帝国的扩展、早期基督教的兴起、文艺复兴、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兴亡,一直到现代罗马。偶像崇拜与亵渎神明、践踏侮辱与肃然起敬交相混杂。无数艺术瑰宝与惊心动魄的历史现场重唱出罗马这座永恒之城的辉煌。

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

[英]约翰·达尔文著 黄中宪译
中信出版集团

这部重新解释全球化世界由来的历史巨著,跳出欧洲视角,全方位俯瞰了1405年以来的世界舞台,将奥斯曼、萨法维、莫卧儿、“中华”、日本、俄罗斯(苏联)、英国、美国等帝国,拉进欧亚大陆竞逐的大棋盘,使得这600年的世界历史不再是西方的独角戏。本书呈现出宏大的世界历史图景,展现了欧亚帝国的兴盛与衰落。